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2

門號 口 12 3276 卷 2

南雷學案

天津徐世昌

南雷之學最爲博大師事蕺山以誠意愼獨爲主又病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究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平生以捍衛姚江自任而於其末派則痛斥至嚴懼其亂眞不少假借蓋屹然爲王學之干城焉述南雷學案

黃先生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父尊素明御史尊素與楊忠烈左忠毅昕夕過從先生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年十四補諸生父死於獄先生養其祖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明莊烈帝即位先

生年十九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誅與奄黨曹欽程等對簿袖鐵椎椎許顯純流血又與吳江周延祚等椎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立斃復偕同難子弟哭祭於詔獄中門拔崔應元之鬚歸祭其父從戢山游姚江末派援儒入釋先生力摧其說時稱禦侮陳氏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天啟被難諸家子弟推先生爲首甲申江南奄黨糾戢山并及先生大兵至得免戢山死節先生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授職方尋以薦改監察御史江上潰入四明山復入剡中己丑赴海上明魯王以爲左僉都御史從亡有年及海氛斯滅乃奉母返里畢力於著述既而請業者日至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戢山之緒其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守令亦或與會然非其志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旋詔修明史先生皆力辭以免命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徐健菴尚書侍直上訪及遺獻徐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惜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以爲人材之難先生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之麻志出吳志伊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竹垞適有此議得先生書示眾遂去之先生受業戢山時頗爲氣節一流人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恆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

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授書隨筆一卷則太原閻氏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厤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杭竹管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孟子師說二卷以蕺山四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其舊說爲之其書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稾出於萬氏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先生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氏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先生實開之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詳後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又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文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於十朝國史亦多彈駁參正又明文案二百七卷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復定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明夷待訪錄一卷深

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從祀文廟參史傳錢寶甫撰傳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密鑒五丁之閒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冤圍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毋以

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鬨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鄒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序其節要某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況於他人乎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瞳精神盲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

之耳目也閒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閒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櫟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鈔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死其子醇菴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温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明夷待訪錄序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冤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文集

學禮質疑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

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者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殫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蔚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攷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答董吳仲論學書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牆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何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

其深信也彼汎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於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閒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爲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閒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於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於意者

心之所發舊詁未會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於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愼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愼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

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眞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眞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日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於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

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尙俟弟爝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菴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采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甿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於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爲謬也用微之言不過數句而盡而重見蠹出唯恐其不多此是免園老生於爻義不能甚解固無足怪試撮其要言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性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吾性之良知也吾儒講明此學必須知恥發憤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故其功夫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使渾然而爲一體謂之復於性善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此數言亦從朱註中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脫換出來然而其謬有不可勝言者夫性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言性者必以善言性決不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言性一體可以見善而善之非一體明矣且如以惻隱言一體可也以辭讓一體亦可也使羞惡是非歷然吾獨知之中未交人物與渾然一體何與則性於四端有所槩有所不槩矣大學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爲有無也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爲功夫也今於知之上既贅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名而於致之時又必待夫觸物而動之頃是豈大學之指耶其曰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

知者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將無子思孟子俱有懸空致知之失耶信斯言也舍家國天下無從爲致則中庸何不言位天地育萬物以致中和何不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後爲能盡其性子思無乃倒行而逆施乎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爲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於規矩乎抑從事於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所以興起下文歸重格物則欲字之無功夫稍識文義者亦不難辨用微乃以欲爲立志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孔孟莫不皆然至云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卽見其學之病處亦思堯舜禹稷湯武伊周所當之任何任孔孟之周流歷說欲以得君行道亦是經生私意以窺聖人孟子之言可證也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顏子未嘗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將謂顏子未嘗立志乎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爲事又何異於中風狂走旣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則復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凡用微之蔽於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閒時而爲和謂之春和升而溫謂

之夏温降而涼謂之秋涼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爲和循環無端所謂生生之爲易也聖人即從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爲理其在人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即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爲性故理是有形見之於事之性性是無形之理先儒性即理也之言眞千聖之血脈也而要皆以氣爲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蓋舍陰陽之氣亦無從見道矣用微言性自性氣自氣本非性不足言也用微既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爲一體乎苟非是氣則天地萬物之爲異體也決然矣離氣言性則四端者何物爲之仍墮於佛氏之性空四端非氣而指剛柔善惡始可言氣一人之心有從氣而行者有不從氣而行者且歧爲兩又何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也用微認金木水火土五行爲氣以爲性豈有五故必離氣以言性不知自氣而至五行則質也而非氣也氣無始終而質有始終質不相通而氣無不通先儒何嘗以質言性其言氣質之性者指其性之偏者耳此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性又何嘗竟指此爲性乎用微又言先儒云虛即是理理生氣豈非老莊虛無生氣之說乎故凡先儒之言氣者必曰本乎老虛即是理固未聞先儒有此言也獨不觀張子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則虛無生氣之說正先儒之所呵者顧牽連而矯誣之乎用微又言性與天道有分夫在人爲性在天爲天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一也若謂天道不可以言性無論背於中庸則又何以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亦自背其說矣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

覺爲心蓋本之乾知而有所謂南海北海千載上下無有不同者也儒者未嘗有識神之論佛氏始有之即以是例之儒者心有所向之爲欲識神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者即是眞心矣用微以靈明知覺歸於識神無欲而靜尤爲識神之盤據引佛氏之繩以批儒者之根吾惡乎受之其三滅體心無分於內外故無分於體用大學之所謂先後本末是合外於內也歸用於體也故儒者以主敬爲要有治心之學無應變之方用微必欲合內於外歸體於用以爲敬在於事始爲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於腔子而已夫萬感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子思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亦指事而言乎仲弓居敬而行簡其所居者亦在事乎且在中庸者不一言而足夫微之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功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爲境地用微每不喜稱引中庸亦以此也用微又言今之言體者豈非性乎今之言性者豈不遺天地萬物而言性非性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而其要在反身如用微之不得操持涵養則反身便爲遺天地萬物矣是我備於萬物不是萬物備於我也豈不成戲論乎用微有此三蔽故其放而爲淫詖之辭有無故而自爲張皇者有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夫人性之善也堯舜之道孝弟也當人小學之日熟讀而習聞之矣乃用微呫呫以爲獨得之心傳此無故而自爲張皇者也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人於形象求之非謂并其體而無之也其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

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言良知無有精魂之可弄非竟同老氏之虛佛氏之無也用微云陽明之知當體本空者也是佛氏眞空之知慧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又云陽明之學與程朱主敬窮理之學不同夫致良知非主敬窮理何以致之其言不同者無乃妄分界限乎白沙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感應所從出不可以睹聞及則虛而已此兼費隱而爲言也用微以爲有生於無老氏之學豈子思子亦老氏之學乎又不明程朱之言理氣而以虛無生氣亂之此皆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也用微言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則何不言孟子之養氣亦本乎老又言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則何不言舜之道心惟微亦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可不爲病狂喪心之言與蓋用微學佛氏之學既借之以攻儒久假而不歸忘其所自來遂卽借之以攻佛自有攻佛之名而攻儒之說始益堅佛氏之學有如來禪祖師禪之異然皆以空有不二爲底蘊如來禪言心性祖師禪惡言心性如來禪言體祖師禪言用如來禪談空祖師禪論實事如來禪槁木死灰祖師禪縱橫權術爲祖師禪者之言曰不怕甕中走卻鼈故只在事爲上立脚心之存亡邪正一切不足計也兩禪之不同如此而如來禪自眞空而妙有祖師禪自妙有而眞空其歸則一也凡程朱諸儒之所闢者皆如來禪其於祖師禪曾未之及也故昔之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爲多今之爲其道者力任奔競一變而爲功利雖老氏之流爲申

韓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試觀用微所言有一不與祖師禪相合者乎用微自言參禪從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公案悟入夫焚如死如棄如則爲生氣之所不到而靈明知覺亦無所寄此其眞區處也故亦遂疑一陰一陽非道之所在凡有靈明知覺皆凝滯不能眞空屬之識神用事以此裁量先儒程朱則落於陰陽陸王則墮於識神在諸儒則尙不敢望如來邊事何況祖師在用微則如來禪尙是所闢何況諸儒而井蛙之所藏身者復鑱滅其跡不示人以利器嗚呼亦巧矣用微强坐先儒以性空而以性善爲實事然用微之說眞性空也何以言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爲之根柢用微必欲去之則性空矣攻取百塗豈能實之也故用微之訾毀先儒呵佛罵祖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故智也所遇之人急出所說求其信向信向者便以聖賢許之卽釋氏以信心爲第一義之故智也用微以人師自命不難置先賢於堂下供其叱咤某於先賢不能爲役用微乃退而自列於學人欲借某以行其教亦釋氏作用見性之故智也是故用微而不諱禪宗以一棒號令天下無論兩廡諸賢蹂躪而甘之浸假而及於廟庭道不同不相爲謀某又何說唯是口口闢佛口口自言聖學世人耳目易欺以爲釋氏言空彼言實事釋氏外人倫彼言孝弟釋氏言明心見性彼掃除心性釋氏獨善其身彼言家國天下決然謂非禪學反以諸儒字腳間有出入於二氏者不可分別寧不增一重鶻突乎且諸儒之書繭絲牛毛自六經以外不比史傳之麤心易讀學者窮年於此便如鼠入牛角橫身苦趣今曰皆邪說也竟可撥置不道省卻多少氣力而又有不讀非聖之書之言

以自文奈何不樂從之乎雖然用微亦何嘗不自認禪學其言曰三代以後聖人之道幾絕佛雖異端其爲神人欽仰有故也親證眞空一切聲色名利世情俗見無不銷滅豈不爲神人欽仰耶世情俗見一空性善種子發見而慈悲度世豈不暗合孔孟當爲神人欽仰耶用微既自認之而世人反不認其認者惡在其信用微也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夫用微之訾毀先儒名母之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勿訾毀先儒也將有所不行也願且以訾毀先儒爲後也

與陳乾初論學書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於學問乎唯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眞絕續之會也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牀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尙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爲一閧之辨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爲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爲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

非有所增也卽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纔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正爲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爲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爲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爲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敎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於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棖也慾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註論語仁者靜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爲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於宋儒所言近於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爲禪障獨於居敬存養不黜爲非夫旣離卻未發而爲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於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

之一切從事爲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答劉伯繩問律呂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宅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

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

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

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厤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厤爲絕學謂帝王厤數眞傳夫律厤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閒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旣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

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村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

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麻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麻遂言爲

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麻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

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厤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於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厤與秦厤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

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厤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

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質疑書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薾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啟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卽古之啟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厤其法不一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厤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厤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厤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

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卽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厤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喪衰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旁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

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

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脣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並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

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刜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同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閒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

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畫物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愼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未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

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
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
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
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
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
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
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
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
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
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
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

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
共尋先師之學脈也

答萬充宗問

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强上躬崇二尺廣
二丈下躬亦崇二尺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
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
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
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
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
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
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

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
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
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
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
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
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
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
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
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
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
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
言以崇計之則十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

是一十三丈矣竊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
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
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
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
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
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
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
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
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說之非也鄭氏
解經閒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
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閒有合閒者堂
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
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
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
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厤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滅
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
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厤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
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
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
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
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
以亦分北高南下厤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
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
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厤月在日北謂之
陰厤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
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
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
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

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厤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厤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厤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

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祠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

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妣配少牢言妣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幸勿

出之廣座徒滋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菴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菴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艮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即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菴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菴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即陽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眞即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

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菴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菴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乎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菴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

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蔵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蔵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蔵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蔵山

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漸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迺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卽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閒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孫洪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

知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譔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緊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愼之也

答萬貞一論明史厤志書

承寄厤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當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簽簽頗知其崖略今觀厤志前卷厤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厤緣起其後則三厤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厤書大概本之回回厤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厤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厤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厤學亡於厤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厤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舂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眞度越之矣某故於厤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穴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穴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穴而避之也

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厤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厤志又須尋其崇門之書而後能知厤是則厤志無當於厤也崇禎厤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厤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惟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温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先儒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

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有是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崔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游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奚陰羽菜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鈔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

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顯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浙東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淸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顯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附錄

先生十七世祖始遷餘姚之竹橋有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萬斯大述黎洲世譜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葉訒菴學士方藹先以詩寄先生慫恿之先生次韻答以不出之意葉商於先生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屭山矣其事遂寢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先生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嫻於掌故葉訒菴與同院徐立齋學士元文監修明史又薦先生於朝詔督撫以禮敦遣先生以母耄及老病辭葉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徐又延先生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先生之弟子先生戲答徐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同上

先生性耿直於友朋少許可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朝宗文先

生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

同上

先生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窾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先生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者亦不少寬假焉

同上

先生謂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烝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塘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

力與釋氏無與也 南雷文定古本大學說序

先生謂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閫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 南雷文定弁玉吳君墓誌銘

先生謂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得月氏要領也 明儒學案

先生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同上

先生謂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 同上

先生謂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

先生謂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同上

康熙戊辰冬先生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全祖望鮚埼亭集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顧亭林曰頃過薊門見陳萬二君出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做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復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南雷文定附錄

吳志伊曰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眞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同上

湯潛菴曰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眞傳實在先生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

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眞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他求也同上

鄭禹梅曰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閒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屬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竊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竊如是乎鄭梁撰南雷文案序

李越縵曰閱明夷待訪錄據全氏鮚埼亭集外編跋是書謂中多嫌諱故原本不盡出予於丙寅歲暮得四明原刻本讀之今

十年矣先生之學卓絕古今是錄爲先生王佐大略所以自見乃轉覺意過其通千慮一失末學後生妄加訾議要何以當南雷輿隸乎 越縵堂日記

南雷家學

黃先生宗炎

黃宗炎字晦木明貢生與兄南雷弟澤望並負異才有三黃之目從戢山游其學術大略與南雷等而兀傲過之既經憂患潛心學易著有周易象辭三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陳摶之學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至爲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參全祖望撰神道表史

傳

黃先生宗會

黃宗會字澤望學者稱石田先生明拔貢生所學與兩兄同讀書一再過不忘日必盡百頁有事次日倍其常課自經史四部外旁及釋道二藏詩文古澹而有根柢歿年四十有六南雷爲作壙誌云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雜亂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蓋無勿與予同者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著有緒齋文集緒齋日記學御錄 參南雷文定澤望壙誌史傳

黃先生百家

黃百家字主一南雷子國子監生傳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館開南雷以老病辭許遣子入史館成史志數種天文志麻志皆其稾本也又著有失餘稾希希集參史傳

文集

人譜補圖序代

今天下盡人講學矣大約其派有二而要未有不以詆毀先儒爲事者也一則習口頭之機鋒而改頭換面以主敬爲蠱牀以作用爲見性凡周程以下俱詆之爲禪爲教而不遺餘力一則假饗飣之帖括名爲翌註以黃口之勦說陳言奉爲著蔡因以譖罵象山陽明直指爲告子之邪說嗟乎先儒宗旨所在實從身心體勘萬死蘗難中得之此豈不入其堂不嘗其胾者所得冒昧議之乎吾原其意亦非爲學之必當講也先儒之當毀也蓋其腹中空然非此不足爲藏身之術語詩文則曰此詞章也而已可不學矣語經濟則曰此事功也而已之不材可掩矣語忠孝則曰此氣節也而凡綱維名教俱可不檢矣於是肆口無忌妄行批駁必欲舉其空疏塊然之一身高置爲岑樓之方寸嗚呼上之人方將以學術風厲天下豈知流弊之一至此哉宋子瑜公博學宏文涖事便敏律己恂恂而尤敦篤乎倫類之際此固非不學無材與不檢夫綱維名教者可同年語也設館授徒倡學禾中余與神交六年矣今歲乙卯遇之會城傾蓋莫逆各歎相見之晚出其人譜圖示余曰今世學者多用空言蔽山人譜最爲切實若能循此而行聖域眞不難到其紀過格言過不言功尤迴絕乎功利之學余因推廣其意將人生受過之由

爲原之於有生之初與有生之後各爲圖以綴之此發明蕺山之意非敢有加也子其爲我序之予維瑜公一何知所崇尙若此哉吾師黎洲先生曰子劉子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故其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眞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故吾友陳子夔獻特重刻之瑜公之意何其默相契合耶雖然使今之士見之又有其不便乎此者矣蓋人譜中所諄諄者讀書靜坐以變化其氣質敦倫考行以致謹其細微而要旨則歸之愼獨夫愼者敬謹之謂也獨者其體至尊與物無對之謂也彼作用之流翌註之輩既於先儒之主敬良知極力而詆之則愼之與敬相似獨之與良知相似其能免乎而且讀書則空疎不可以驟悟考行則立身不得以恣睢今瑜公銳意講學鼓勵後進何難自出其宗旨以撼動當世乃斤斤於人譜之一書不斥之排之反從而遵守之嗚呼何意衆鳥中見此孤鳳皇吾能不爲瑜公詠乎

復陳言揚論句股書

自客冬大雪偕世兄痛飲古鰲塔顚醉語瀾翻憑欄四顧見海南夏蓋山模糊雲霧中偶談及句股以爲此得表矩測量卽可得其高下遠近不爽累黍此時兄聽之甚爲創聞今年春仲來至貴邑忽以所著句股述一本見寄其言句股弦之和較相求與夫容圓容方測高測遠前設假如以定法中立論以闡理後綴圖以明象剖析毫芒窮源極委既又示以矩測一本凡夫直景倒景變景莫不直原其所以然之故而得其一定之理此眞絕世之穎敏絕世之細心弟讀之駭歎無已乃兄謬以弟曾發端必能通曉連賜三書命其指正且欲得荒蕪之文以序之愧

報何極蓋弟非能明此家大人於三十年前空山推步百凡數學俱有成書弟不過因家大人書中竊演成法知天地間有此一種學問耳今見兄書因自歎昏愚惰頑以家大人爲之父不得萬分之一而兄偶一聞家大人之緒論於弟之口卽能闡揚剔抉通極微渺君才過丕奚啻十倍其能爲兄贊一詞哉顧思學問之事必以相商而愈出屢承兄命亦欲刻意求瑕以爲請教之地乃再三伏讀無閒可入蓋兄於理數之源旣握肯綮從橫前後皆迎刃也獨是兄於矩測中有云置矩度以代小股置權綫以代小句一語弟終不能無疑聊欲借此爲相質之端惟兄明教之夫句股云者橫直之謂也雖周髀以表屬股以景屬句然其時止有直表而無橫表故股修句廣得判然以分屬焉自後世復添設橫表立直表地上日自東而上景向西自西而下景向東景皆在平地是名直景其表爲股其景爲句設橫表東西牆上日在東則測西表在西則測東表景皆自上而下是名倒景其景爲股其表爲句句股之名不得以表景分也其在矩度上方爲直表右方爲直影左方爲橫表下方爲倒景其橫直之方位悉易者蓋地上之直表牆上之橫表日景自爲弦其句股易辨矩度以兩耳承日而以權綫之垂下代日以爲弦則兩表兩景皆其反面也故股長句短者權綫必截直景而使之短蓋直景句也股短句長者權綫必截倒景而使之短蓋倒景股也故其分度直景自一而至十二引而遠之股漸短也是何得以矩度之兩表竟屬權綫之兩景竟屬句乎顧以兄之極深研慮悟出人先夫豈不明於此於所以不直斷倒景爲股橫表爲句者原兄之意以

因有變景也蓋重矩測高股短句長權綫逾直景之句而至倒景則此倒景當變直景同屬句也而弟則以爲因有變景益見倒景爲股不可爲句何則蓋矩度止爲十二度之平方十二之外須相通易今直影旣窮權綫侵股而入在倒景十一度於直景則當爲十三度又一十分度之一在倒景十度於直景則當爲十四度又一十分度之四倒景度漸少直景度愈多以至倒景一度於直景則當爲一百四十四度此正由倒景爲股不可爲句而直景旣遠無度可切特借股以爲句之準故必變之而始合也如果可爲句則所得本度卽可入算又奚庸必變乎且重矩測遠亦有當變直爲倒者不得以直景亦可爲股也又兄於前後倒景者其後一則有云前矩在倒景十度變直景爲一百四十四度後矩在倒景四度變直景爲三十六度景較得一百八度亦似有誤兄前論云視差之理後表之小句必多於前表之小句故重矩倒景必變直景始合於小句之近少遠多又云矩愈遠則愈平愈平則景愈多此固不易之理也今以前矩爲一百四十四度後矩爲三十六度則是前景多而後景反少不與前論相拂乎且倒景一度旣爲直景一百四十四度而十度又復如是是兩度相重十度與一度無別也蓋十度之變爲一四四乃一十四度又一十分度之四如欲細分則後景之度亦當照分分之不得以分渾於度也

南雷弟子

萬先生斯選

萬斯選字公擇鄞縣人學於南雷嘗謂學者須驗之躬行方爲實學於是切實體認知意爲心之存主非心所發理卽在氣中

非理先氣後平日取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謂分別理欲惟於靜中最爲親切初學正須猛自提醒使此心卓然久之自然純熟嘗正襟危坐不聞聲息及事至則怡然順應了無隔礙所著事心錄皆有得之言年六十卒南雷哭之慟曰甬上從游能續蕺山之傳者惟斯選一人而今已矣（參萬氏宗譜史傳）

萬先生斯大（別爲二萬學案）

萬先生斯同（別爲二萬學案）

陳先生赤衷

陳赤衷字夔獻鄞縣人歲貢生幼力學嘗入天井山與苦行僧參究儒釋異同歸而求之六經康熙初集里中同志執贄南雷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書討論得失發先儒所未發十年間次第畢講其後萬氏斯同以史學萬氏斯大陳氏自舜以窮經

張氏汝翼以躬行萬氏斯選王氏之坪以名理鄭梁李鄴嗣董道權允珏諸氏以文章及萬言仇兆鰲陳紫芝范光陽陳錫嘏諸氏皆有名於一時由創始者開其溝澮也十九年入都徐健菴一見投契稱爲碩學由是公卿爭欲延致遂作貞女篇謝之二十六年卒於京邸年七十一（參史傳）

李先生鄴嗣

李鄴嗣號杲堂鄞縣人自高祖循義至父楨四世貴顯先生年十二三即能詩有秀句十六爲諸生隨父宦嶺外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父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侍父病嘔血數斗自此絕意人世穿窬草石撰漢語南朝語續世說新語爲三語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先生慨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

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
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
牢張司馬死故國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
棺語溪曹廣棻之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不肯讓人
南雷嘗謂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君子皆好古讀書淵
源經術而杲堂橫厲其間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興
起文章歿後南雷爲志其墓 參南雷文定壽杲堂五十序 又墓志銘 舊浙江通志

邵先生廷采

邵廷采字允斯一字念魯餘姚人諸生幼時其祖子唯先生偶
舉宋儒語教之即請曰其人安往願師事之子唯以爲有志即
送之姚江書院是時沈求如年八十爲諸生設講先生立聽久
之執卷而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求如歎曰
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復從韓仁父受業仁父及
弟子徐景范先後卒諸生散去先生獨守師說不變又問學於
黎洲少時有觀心錄之作黎洲規之乃自燬其稿熊文端以闢
王學爲己任先生曰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常以陽明扶世翼
教作王子傳戴山功主慎獨忠節清義作劉子傳又作王門弟
子傳劉門弟子傳別擇甚嚴康熙四十年知縣韋鍾藻復建姚
江書院延先生主講儀容甚盛尋出游山東至京師宋犖萬經
欲薦入一統志館謝歸五十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東南紀事
十二卷西南紀事十二卷姚江書院志略二卷思復堂文集十
卷先生雖講學而究心經世之務著治平略十二篇言皆有要
在文集中 參史傳 先正事略

姚江書院記

余少時侍王父魯公先生講學城南始識所謂姚江書院者先是正德嘉靖間新建伯文成王公倡明正學高達之士風趨景從而邑中徐曰仁錢緒山兩先生實羽翼先後文成沒弟子所在爲立書院按陽明書院之在宇內者七十二而浙中踞其六餘姚則龍泉有中天閣故爲緒山講學之所而書院未有聞者豈傳之近且眞有其實固不必事其名與崇禎中沈聘君國模管徵君宗聖史隱君孝咸文學孝復篤志聖學捐其舉業從事于此因雙雁里半乘沈氏宅鞏營義學烝邑中士有志節者寢食其中月季小大會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俊彥咸在目擊心喻直從文成溯洙泗逮濂洛朱陸異同竝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義學之制前爲堂奉先師孔子洎四配後爲樓奉文成洎同里親炙私淑諸賢易像爲主尊世宗之祀典也不徧奉先賢先儒宗其近黨塾不敢並文廟也其諸門廡講舍一切草創則時與力有不暇務作人明道而不汲汲于觀美粉飾用俟後之人增長而光大之始建歲在己卯越二十年丁酉重修乃額名姚江書院云初郡城戴山劉子石梁陶公會講證人社姚江峙起往復相和天下學者稱越中證人祀和靖姚江祀文成皆其地講學之祖推揚餘微郡邑人士斐然各有成就劉子既殉國而四先生亦守肥遯隱然金華處士之風嗚呼運會有晦明道之在其人豈不偉與四先生沒繼之者韓氏孔當邵氏元長俞氏長民史氏標韓氏弟子徐君景范康熙己酉間韓氏講學城隅士氣大振自是少降矣近年院屋多圮舊人盡亡後生希見當年教澤之盛可歎也歲庚午安邑康侯來宰餘姚既大新學

宮復募完葺書院侯出其祿修先師堂月吉親詣縉紳大夫濟濟蒸蒸小子譽髦歌趨以和者人聚觀莫不愴泣方迎新主鳩工度後樓秋大潦儀工輟會明年侯去知晉州院弟子請於新令冀更修之竟未有緒也有撓其議者曰既作泮宮書院宜後夫書院輔學校宋以來有之自帖括義興學校之設名隆實微若夫求論幾深徵覈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其人其學多出書院書院得人皆學校光夫成已成物紹往哲開來者不在上則在下不在父兄先生在其子弟當仁不讓此吾黨責也況諸先生經始養士之意其又何可沒因感慨歔欷爲志其興替如是聘君字叔則徵君字霞標隱君字子虛文學字子復合韓氏孔當王氏朝式爲六子會稽董氏瑒作六子傳朝式山陰人書院之創有勞焉出緡多者蘇方伯萬傑及子元璞董役者鄭氏錫亦輯志略者韓氏弟子邵廷采院田屋圖籍載俞氏徵略康侯庚戌進士名如璉

候毛西河先生書

伏惟先生耄期敬學精神日益加進凡所著述皆從身歷中來廷采鑑廁門牆恨色力早衰以不適用之身又迫家人艱食進退狼狽不能抶揚微奧有負師門前所責劉傳依託陽明句竊自恕指言者末流之失非及文成也謂借此阿時干進無此肺腸矣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謂察識于此而擴充之直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俗儒認作石火電光所以曲議橫生而腳踏兩頭船者又用調停以爲姑諱此三字如吾師直標宗旨即今無第二人向見潛庵先生答陸稼翁札與吾師有同契也蕺山不沿良知而揭慎獨謂獨是未發處不是已發

處功夫專在未發處用獨體下不得个動字未發下不得个靜字共睹共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少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著隨銷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蕺山之所謂獨蓋即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號令作士氣耳少時入姚江書院見淺學紛紛讀得致良知三字滑遂成骨董其賢者罔不高論禪宗去先賢曾幾何時流弊若此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靈明興衰起墜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後先固一也至干羽兩階一語勸君修德未嘗欲偃兵蕺山論時務皆切當世之用已已守禦京城及屬臥子論南遷非迂闊者吾師集中有此尚求酌定又宋儒排抑漢唐推尊本朝過甚

陳同父謂天地常運而人心常不息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目皆盲二三儒者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盡距一世之人於戶外夫子惟教人爲聖人子夏分出一門而謂之儒儒者傳先民成說守規矩繩墨而後學有所持循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學者當學爲人不當專學爲儒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哉同父持論甚平非徒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而已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若程朱當厓山淪覆度必爲陸秀夫所爲而當時定大變濟實事者若寇萊公韓忠獻李忠定虞允文文履善皆不出于講學之人然此數人者程朱之門多不稱道以此疑諸儒將宇宙大事業私古自

家門戶而其用處亦每受道理拘縛鮮所變通恐其行之或礙三代而上獨不用詐謀詭計至于機權所以成天下之務禹湯文武伊周太公皆有之孔子見南子欲赴佛肸之召孟子對好色好貨及三宿出晝之濡滯果有道濟天下之心似非可以孤立行意者又元人修宋史于儒林外別立道學傳此後遂爲定名專家似當去之吾道一貫孰非道學中事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同父所以謂人不當專學爲儒正爲此也同父惜未見之行事使其任事定當有一番規模外此若陳東歐陽澈之以諸生布衣死諫洪皓之流遞冷山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豈非眞道學而呂好問涉張邦昌之嫌顚趾出否以救國事其本原雖與狄梁公小大不同均爲聖賢所取後之論者滿頌梁公而微彈好問此亦忽邇貴遠與耳食無異之一徵矣充其刻論至謂陽

明私結宦寺又何怪乎嘗讀逸書吳興老生沈仲固有言道學之末流至寶祐開慶間幾不可問見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闔者則目爲麤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所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數種不爲其說即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置之格外其在朝惟以倣冠衣端趾步爲事求如正公之規折枝文公之斥和議則無之矣賈似道利其結舌寒蟬不致擊己之肘故用之列布肆要禍不在典午清談下采始詫仲固言今而不能無疑葢崇性命薄事功矯採偏重其弊乃至于是由是言之陽明數傳而後士喜言覺悟漸流禪定使天下以良知爲諱亦容有固然矣天下有千萬人訾譽不足輕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議陽明及東莞陳建之異幟是也獨怪顧涇陽東林君子之首而攻排

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庵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為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于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為左朱右王者有矣抑言蕺山之學近朱攻王者轉而揚蕺山此亦僅得其廉隅節義千百之大略至所謂誠意愼獨之說與朱小異而純粹以精之至者曾有所窺及乎采受恩深隆一日未死尚於闇崇師說竊念守先傳後百世之公無犯無隱事師之誼昔人稱心齋王氏不肯輕服陽明心向往之是以不避狂瞽極思明辨務于解去生平之惑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道昭垂殊途一致則王門見知聞知之任非吾師誰屬伏惟吾師恤其荒迷而救

王學仇王者至今依歸然以陽明視涇陽直支子耳涇陽崇直節而孔孟之道不止于直節也又其于朱子之學未之全見止以墨守杆邊圉為衛朱見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為涉于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為涉于陳故從而為之說曰今有人兼象山永康而具之朱子復起憂更何如於乎象山豈異端乎永康豈蘇張范蔡乎是何異游夏洛蜀之門人相譏而藉老佛以卞莊刺虎之會也故采嘗妄謂學陽明者毋反而議朱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之學固會子子夏也至綱目一書則直繼春秋而權亂賊陽明子所未暇作也昔鄭端簡成吾學編而尊王茅鹿門文士也知尊王此兩人皆非專于講學至涇陽始太興講學天下之正人相遇類聚矣而持說乃與陽明貳然同時如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皆不左陽明劉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

其沒溺幸甚

答蠡吾李恕谷書

姚江末學邵廷采頓首恕谷李兄足下手教從西河先生所蒙用學問事虛心相質亹亹七百言並自道其得力無一卮詞伏讀數四不敢空言抵復遂五六年於今未獲報命罪甚罪甚足下學問得之趨庭自幼卽有必爲聖賢之志後又從遊習齋力驅佛老講求兵農書數禮律諸務綜古者小學大學之教以治其身體全用具凡所言行直本孔孟舉後世之所爲程朱爲陸王紛紛角異如衣敗絮行荆棘中者概置勿顧于聖人之道眞有廓清摧陷之功用工之勇且實未有過于足下者若弟因循蹉跎日復一日行隳學裂視足下眞愧且畏也第有一言從足下就正者足下之所爲戒謹恐懼存養交進自旣明其善而加之存養乎抑惟堅守其心篤實其行不受外物之搖侮而遂以爲得聖人之精微渺忽乎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孟子曰其中非爾力則聖學固以致知爲終始故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見始之終之時中之詣一以知爲鵠而已矣設聖學不統于知則孝悌力田皆得與聞一貫鄉黨謹愿躋於狂狷之上矣胡爲聖門呼唯乃俟其人抑與彼不與此又何也由是言之陽明致知之教誠不可議矣顧猶有說焉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于約禮之內始學卽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鉄鉄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世而不能相合也至蕺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愼獨爲致知

歸宿擇執弁至而不補格致于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徵言審執
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于此特全書未經刊布
世多傳其節義至其爲承千聖絕學尙罕有知之者向讀孫徵
君理學正傳一編寫蕺山纔百餘字弟是以不揣蒐輯公傳于
誠意愼獨之要略爲梳櫛合之黃梨洲惲仲升兩先生節要行
狀可窺半豹弟於明儒心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雖使前輩向
慕不同且從所好至於干羽平賊不過爲修德來遠之徵文以
足言似不當毛舉疵議前哲觀其徒跣號慟挺戈赴難豈欲呼
當日之舞師瞽工題干羽兩階者房琯車戰後世猶笑其迂可
以此加之蕺山乎夫論學當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處若
博聞强記講求刺刺窮年勞攘總歸喪失昔孟子論井田封建
止述大略此之謂善於師古知時務之要後此苟淑不爲章句

淵明不求甚解外期經世內養性情兩賢雖未達聖功要爲窺
見體用弟見今之儒者討論太劇徵實太多未免如謝上蔡所
云玩物喪志之戒自顧精力既衰不能搜羅詳核惟有省心省
事期無悖乎先聖先師之意早夜之閒惟有存住如是而已要
之談何容易程子見後生靜坐便歎其善學此意可思又湯潛
庵先生答陸稼翁有云從來講學未有如今日之直以肆口嫚
罵爲能事者蓋其人置身功過之外也久矣言之不怍則爲之
難有二三作俑以爲逢世捷徑後生渺無知識奉其譏評用當
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乳臭者能闢陽明自詡沾
沾並爲聖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
亦不受足下南宮三試策問有議及陽明從祀之語不對而出
卓然傑者如此舉動古今之內復有幾人弟已增入此事于前

序中無論世之以我爲狂也夫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之後惟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能守師傳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學而斯時密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輒混儒佛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後不肯稱說良知是實因衰激極補偏起廢之道正可謂之王門功臣未嘗相左故愚于蕺山傳端有嘉靖中葉以後禪學毒天下大旨依託陽明三語謂是當時實錄西河師頗不然其言吾兄寬中精學敢以爲商取鄙述姚江書院傳記推崇陽明者前後覆勘意旨殊絕否弟于師門無所阿好惟慮用心稍疎出語有謬開罪先正實所不敢他如西河五經諸解尤服春秋傳會不僭郊禘以一陽來復十一月爲春皆先儒所未發仲尼尊王無臣子改本朝正朔之理亦不當有此曲筆而郊禘非禮禮經多出傅會禘爲吉禘郊爲祈穀此傳出可正從前繆戾矣太極先天本於釋老則不敢臆爲之說河圖洛書孔子明舉之而歐陽公乃稱其妄是皆未可據故于原舛遺議尚有疑焉夫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原聖人作經皆以發揮心性易道陰陽易簡書記政事詩別勸懲好惡禮順秩敘樂滌邪穢而蕩渣滓春秋辨是非今于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人之心于是乎逐事物溯源流求同異解愈繁而經愈晦譏朱子末流之弊其弊乃甚于朱子也故先賢不可苟訾必歸之心得訾朱子與訾陽明其失也均豈惟不可苟訾誠樂先賢之道而體先賢之心弁不可過爲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即過於護先賢者亦非故習齋先生謂學術至宋儒而歧誠闢論非苛論也何也宋儒謂靜觀未發氣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是中體落于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矣而所云問學又止于誦讀訓詁凡禮樂兵屯經世實用一切蔑略動而輒括故終宋之世競議論而罕成功當南北橫裂未有出一技以相加遺者其已見之行事爲兆者前韓范富歐陽後則李綱宗澤而皆不列之儒者之林伊川有一蘇長公不能容而晦菴亦力排陳永康爲功利之學且多推本朝人物而卑抑漢以下諸賢謂自孟子沒宋儒出而始接其統千年架漏百世聖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若孟子之論則不然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雖不得與集大成之聖同科乃儼然相提並論然則孟子而在今日則諸葛忠武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李宗岳鵬舉必得與于夷尹惠之倫矣夫設一格以名儒者距千百世之英傑于理學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

不明蓋爲此也若此類豈敢爲宋儒諱又何獨爲陽明護乎夫諸葛忠武嚴光諸人處身經世未始不合中庸之道所以遜乎時中者正以其知之未至耳足下云中庸之道不可能一語已盡千聖學脈而又加以戒謹恐懼之功知及之仁必能守之海宇雖乏人得如兄足以幸聖學之有承矣弟非能承聖學者今所述答半騰塗說語次不倫自知狂惑終無長進又年齒衰落白髮盈首多爲家道薄俗所沈汩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今親歷之夙慕岱宗闕里鄒魯遺躅思一履躡其地此願十年竟未之逮無簞瓢之儲而不能樂其所樂我生長途未知胡底惟道兄篤切匡之救之不宣

陳先生錫嘏

陳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鄞縣人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與纂皇輿表覽古輯覽二書皇輿表實專任之先生處身若
冰雪而與之處輒平易近人爲諸生窮日講授矻矻不休官詞
苑公堂館課私室橫經率至雞鳴而寢里居膺末疾猶隱囊危
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帙來請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有
集若干卷歿年五十有四南雷志其墓云君從事於格物致知
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苟一事一物精神之
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
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
眚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物務行所無事若待
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
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
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
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
耳參南雷文定陳君墓
志銘　鹽官府志

鄭先生梁

鄭梁字禹梅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升
郎中出知高州府有政聲嘗學於南雷聞蕺山緒論工文藝南
雷序其稾云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
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
參南雷文定鄭
禹梅刻稾序

南雷交游

陳先生確

陳確初名道永字乾初海寧人父穎伯以文學著聲隆萬閒先
生少補諸生卓犖不尙理學家言逾四十乃與同縣祝淵詣山

陰師劉念臺聞誠意愼獨之說始沈潛理學克已內省念臺卒盡讀其遺書發爲論說有性解禪障大學辨諸篇本念臺之說推之以求其當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取古禮而變通之於凶禮尤憾地師惑人斥爲異端作葬論痛言其弊葬父及祖自擇乾燥地仿古族葬法其後張楊園舉葬親社特延爲賓治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然待之有恩紀耕田之僕死哭之哀食不重味家貧有田八十畝割其三之一以與寡妹孤姪子姪力行孝友雍雍一室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册以志哀其於友朋一事偶乖必正色相告屠爌陸圻徵文壽母先生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時方盛社集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後不復赴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康熙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參史傳 先正事略

性解

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不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

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並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穉葵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

禪障

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

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功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祇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功夫將何去而何從乎

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祇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不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附錄

福王時令童試者納銀免府縣試先生曰此輸銀就試之心卽異日迎賊獻降之本父兄令子弟以是進取必不以節氣相勉人心如此天下何幸乎及明亡士大夫多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先生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眞可痛也

先生著大學辨略謂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強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卽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非曾子之言可知又謂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又謂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學

案張楊園與吳哀仲書云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又與劉伯純沈甸華吳仲木先後移書先生爭之先生終不顧自序謂欲還學庸於戴記琢磨程朱光復孔孟其持之力如此要不可謂非一家之言故錄其概焉

屠先生安世

屠安世字子威秀水人年二十一聞蕺山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爲遂執贄焉蕺山既歿從父兄偕隱於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七年得蕺山書力疾鈔錄反躬責己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鄭先生宏

鄭宏字休明海鹽人明諡端簡曉曾孫從蕺山受業篤於友愛子弟有失互相懲責不爲嫌明亡絕意進取灌園養母屢空晏如不肯見富貴人雖故人仕宦勿與通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卒年五十六參史傳

葉先生敦艮

葉敦艮字靜遠西安人少游蕺山之門教之曰學者立身總不可自家輕易放了一些出路先生謹志其言性端重每讀一書必盥手奉置几上再拜而後開卷若先聖先師則四拜之晚詒書陸桴亭討論學術桴亭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又訪張楊園何商隱於海濱楊園謂先生能尊所聞因述所親炙於蕺山者與亥勉焉參史傳先正事略

劉先生汋

劉汋字伯繩山陰人蕺山子蕺山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

輒私以詢應機開譬具有條理蕺山殉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塵子官力辭既葬居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有司或請見雖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所與接者惟史孝咸惲日初數人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疾極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蕺山生前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其撰成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厤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已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閒傳三年問

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參史傳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

陸先生符

陸符字文虎鄞縣人南雷志其墓曰先生世爲窶波望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既長受知於學使周斗垣拔置第一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薖自輔憲薖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

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
聲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
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
兵心見於文事鬬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
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
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
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
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衞所錢
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
病結雪瓢於白巖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先生初爲舉
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
爲沈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奧賾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

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
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鶱海怒意之所極窮天
心月脇而出之苦於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
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污其筆端也
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
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七人之禍希風皋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余束髮出游吳來之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
交於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云參南雷文定
陸文虎墓誌銘

萬先生泰

萬泰字履安號悔菴鄞縣人崇禎丙子舉人砥礪名節爲物望
所歸鼎革後不赴公車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劍中之路

豈可復過遁迹榆林山中喪母失偶諸子孤露三旬九食常不
支顧魁然主吟於汐社月泉而有才子八人比之荀氏八龍焉
殁後南雷序其詩云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
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
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
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
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
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
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爲之不立本紀
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
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
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

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
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
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皐草
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
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
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
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
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
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
留之乎故先生之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南雷謂東髮出
游於渑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主一撰季野墓
志謂昔吾先遺獻少以額冤出游交滿天下士而心言性命之

友不過數人於甬上則萬履安先生陸文虎先生參南雷文定
又墓志銘　黃百
家撰萬季野墓志銘
陳先生之問

陳之問字令升號簡齋海寧人陳氏科名冠兩浙而令升不慕
華膴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
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
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
春秋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
容追拾其遺事乎鐵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乃訪原本細書
旁註顧不免於疑論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
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
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

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
先生從學於蕺山漳海之門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
嘗爲文壽南雷曰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
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皐萊朱望散亦
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會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
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輒死而不得其傳者已
若於無有兩歎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
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肩續之際何其彬彬
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閻學彰於南以逮柳黃
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
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
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各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倣之所生抶

之所始也剏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厤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鄙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南雷與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於臥榻中聞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其力學如此臨歿前一日猶作書招南雷歿後南雷爲作傳參南雷文定陳令升先生傳

李先生顒別爲二曲學案

李先生因篤別見亭林學案

湯先生斌別爲潛庵學案

毛先生奇齡別爲西河學案

閻先生若璩別爲潛邱學案

胡先生渭別爲東樵學案

南雷私淑

賈先生潤

賈潤字若水故城人明諸生輕財好施樂善不倦入清代屏棄帖括專研性理之學後命其子樸受業於鄞縣仇編修兆鼇授以梨洲明儒學案歸奉先生讀之歎爲千秋盛業乃校勘付梓而爲之序曰前明儒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於諸儒也先爲序傳以紀其行後採語

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無師承者亦皆廣爲網羅靡所遺失論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之所學而後已學者誠能究心此書無難窺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途即不外乎是縱其間或有純駁是在善學者精擇之而已又謂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關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以救朱學末流之弊但隆萬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潛啟其端也斯編於姚江一脈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辨析不混蓋就其說以攻隙庶不致貽誤後學此梨洲苦心也又謂先輩之學主於躬行故語簡當而切實後來學主心悟故言微妙而虛空讀龍溪近溪之說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忽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言之而滋人揣測疑似不如俟人積學功深默契性天之爲愈也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爲求之於外因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即是格物並知行爲一本意欲矯俗學之支離豈知明善窮理確有成說又烏得一概從而抹卻耶虛齋據宋儒葉董兩家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爲格物致知之功提知止有定一條爲物格知致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目直接三綱中免間隔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留心虛齋之論亦可不必獨闢�hé叢甘心而作驚世駭俗語矣其持論平允類如此

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七入祀鄉賢祠子樸歲貢生篤學研究性理官至蘇松常鎮道布政使參政清廉著聲明儒學案實由其承父命刊成

參萬斯同撰傳　河間府志　南雷明儒學案自序

清儒學案卷二終